

□□ 刘新少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

聂茂做过农民，搞过“双抢”。跳出“农门”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一个乡下医院做检验士，抽血，化验，看显微镜，写检验报告单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。压抑的内心被强大的“作家梦”驱使，毅然决然奔赴鲁迅文学院深造，幸运地与文坛大家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、迟子建、严歌苓等人同堂听课。

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，个人的命运犹如浮萍，一阵飓风又将他吹进了复旦大学。在那里，聂茂进行了一场“黑+白”“智力+毅力”的大比拼，最终考上了湘潭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，毕业后顺利进入湖南日报社，成为一名编辑、记者。

1999年3月，聂茂被大洋彼岸的世界所吸引，辞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，远渡重洋。2004年9月，聂茂学成归来，由中南大学引进，由助教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。从此，他在岳麓山下扎根，教学、科研和写作，忙碌而充实。

文学的馈赠

聂茂的时间排得很满。我们在周日上午见到他，话题从他的成名作《九重水稻》谈起。提及这篇散文，聂茂的内心立即滋生出久违的情愫。

他告诉我们，写作《九重水稻》的时候，正是求学最为艰难的时候，他在复旦大学一间简单的教室里思考着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伤痛，想起自己坎坷的人生，想起水稻和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的辛劳，对水稻，对沉重的故乡，对黑土地的情感岂能是“爱与恨”就能说清的。

聂茂在作业本上飞快地写下了《九重水稻》这个篇名，然后一口气写了下去，写到动情处，竟无声地哭了——为父母、为水稻、为多灾多难的农人境遇与苦难岁月。

在这篇四千多字的散文里，聂茂写水稻“播种、育苗、插秧、拔节、抽穗、壮籽、开镰、扬秕、入仓，这就是水稻的全过程，是血汗写就的劳动史，是农民辛酸的缩影，爷爷和父亲的缩影”。这是水稻的一生，也是农人的一生：“每一棵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，是拜下去就不再起来的肉体，是痉挛不已的魂。它朴素的叶、挺拔的茎、饱满的籽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！”

1990年12月的某天，聂茂突然收到著名诗人、时任《人民文学》的副主编韩作荣的来信，说他的大型组诗《九歌》留用了，因为先要发表他的散文《九重水稻》，请不要将诗作投寄他刊。结果，1991年《人民文学》第2期在散文头题位置推出了《九重水稻》，又在第3期诗歌头题位置推出了《九歌》。不久，《九重水稻》被《散文选刊》当年第9期头条推出，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《1991年散文年鉴》头题，随后入选了20余个选刊选本。

1991年岁末年初，应《人民文学》约稿，聂茂创作了《保卫水稻》，把靠天吃饭的农人对水稻的爱恨交织表达得淋漓尽致：“那晚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桶清亮的水，母亲把我挑到田边，一瓢瓢淋在不甌上，最后一瓢她舀到了我的眼珠，淋下后才发现是我，她紧紧地搂住那一甌水稻，哭喊：这是我的儿啊……”很快，该文于1992年2期《人民文学》散文头题刊出，也入选了当年的《散文选刊》头题以及多种选刊选本。《文艺报》发表朱日复先生评论，认为聂茂的水稻系列拓展了散文的新境界。

自1991年至1998年，连续8年，聂茂每年都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作品。

1994年，《人民文学》创刊45周年之际，《九重水稻》与冰心和周海等人的作品一起荣获该刊优秀散文大奖，聂茂应邀赴人民大会堂领奖。时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的刘白羽先生握住他的手，鼓励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的创作路子走对了！”聂茂明白，文学前辈对他的鼓励，是因为他扎根泥土，透过水稻，写出了农民艰难的一生。他感叹道：“生命因苦难而饱满，生活因文学而精彩。”

致敬英雄

聂茂的文学之路是从诗歌起步的。30年前，聂茂写下了《中国的天空》和《长城颂》，写下了包括毛岸英、黄继光、董存瑞、刘胡兰等在内的大型组诗《英雄儿女》等，对诞生英雄的土地和坚贞不屈的人民进行了热情讴歌。

“七月派”代表诗人彭燕郊在《诗刊》上撰文，称聂茂为“文艺蓝天下的雄鹰”。聂茂一直关注时代，自觉地把创作的焦点同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。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，2008年南方冰灾和汶川大地震，他都及时写下了讴歌英雄的诗篇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等报刊发表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然而，几年前的一天，聂茂走进湖南省衡东县新塘镇欧阳海纪念馆，了解到该馆曾接待海内外参观者400多万人次，但进入2000年以来，参观者越来越少，有时几天没一人前来。聂茂感到震惊：现在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去追这个“星”那个“星”，却很少去追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的英雄们。

聂茂感到有一种使命，要用诗歌的方式把共和国英雄的故事传颂，这就是《共和国英雄》的由来。全诗共分十个乐章，一万一千余行，缀以起调、序曲与尾曲、余音，用中国优秀的文化元素，以交响诗的结构形式，致力于史诗性、抒情性、写实性和先锋性的高度融合。诗坛泰斗谢冕先生对长诗作序，认为：“这是一部诗体的大交响乐章。雄浑、高亢、激越、悲怆，让人想起贝多芬的《英雄》以及《命运》的旋律。”

聂茂说，他家祖祖辈辈是农民。母亲是童养媳，一字不识；父亲是孤儿，也是农民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把兄弟姐妹抚养成人。

“如果不是新中国，很难想象，我们能够活下来；如果不是改革开放，我更不敢想象，自己能够出国留

聂茂：像水稻一样忠诚于脚下的土地



聂茂，原名陈庆云，湖南祁东人。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东莞理工学院“杰出人才”岗位特聘教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、鲁迅文学奖评委。

他在复旦大学一间简单的教室里

思考着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伤痛，

想起自己坎坷的人生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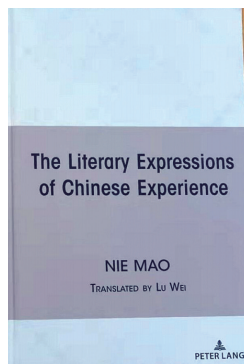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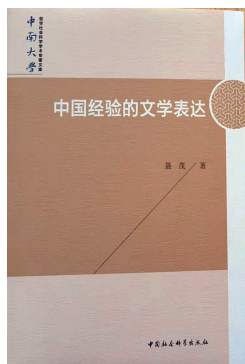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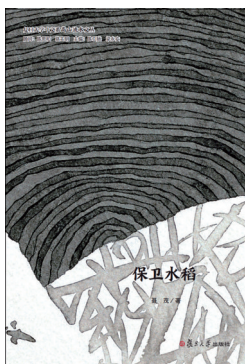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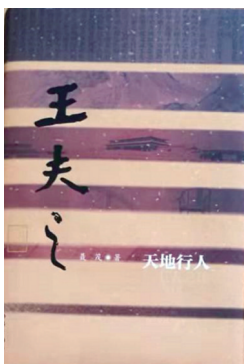
想起水稻和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的辛劳，

对水稻，

对沉重的故乡，

对黑土地的情感，

岂能是“爱与恨”就能说清的。



学。”母亲曾叮嘱聂茂：“你留学可以，但一定要回来。国家，国家，有国才有家；而家，只有你回来，才是完整的。”母亲临终时还说：“感天谢地，最重要的要感谢国家。”

父亲年愈九旬，别的都不记得，但对毛岸英、黄继光等人的事迹记得很清楚，他常常叨唠：“崽啊，你要记住这些英雄。没有他们的奉献牺牲，哪有我们安宁的今天？”老父亲的话令聂茂感动，也给了他更大的力量和信心。

聂茂希望父亲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部长诗的出版。他加快了写作进度，有时深更半夜还爬起来写。当时他的儿子才刚刚一岁，晚上哭闹得很厉害；岳父二次中风，行动不便，也需要照顾，可他顾不上。农历大年二十九，聂茂仍然躲在一间茶吧进行创作；他在大年初一回到老家，看望躺在病床上的老

父亲，初二又匆匆赶回长沙，继续创作。茶吧老板看到他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茶馆写得泪流满面，关切地问发生了什么。聂茂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但他深信：以诗的名义致敬共和国英雄，无论怎样辛勤付出，无论怎样呕心沥血，都是值得的。

永远奔跑

采访中，我们说：“现在社会有个热词‘躺平’。您是作家、诗人、教授，哪一个头衔都可以‘躺平’。可您为什么还这么忙碌？”

“奔跑的姿势离目标最近。”聂茂摇摇头，指着办公室醒目悬挂的一块匾牌，又补充道：“我从未来过

躺平，只有永远奔跑。你见过农民有了饭后就不再下地干活了吗？”

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，聂茂跳出农门，好不容易吃上了“商品粮”；刚刚稳定下来，却因为痴爱文学，辞掉了工作，到北京、上海等地求学、漂泊；考上研究生，毕业后当上了编辑、记者，可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，又漂洋过海，攻读博士，并获得全额奖学金；学成归国后来到高校，经历十余年，一次性推出7大卷、300余万字“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”书系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是聂茂努力奔跑的结果。

“这十余年来，除了正常的教学，其余绝大部分时间，包括春节、中秋和双休日等几乎所有的节假日，我都在故纸堆和自己的陋室里，查找、阅读、整理、写作。我像一个着了魔的人，强迫自己以一当十

地往前走。”聂茂说。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告诉自己守住初心，耐得住寂寞。他说自己就像一个辛劳的农民，守住自己的一亩耕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；他又像一棵倔强的水稻，忠诚于脚下的这片土地，纵然风吹雨打，也能淡然面对。

聂茂的“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”书系，以“中国经验”为轴心，全面立体、客观真实地对新时期以来的湖南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归纳、梳理、分析，努力从价值承载、中国智慧、阔阔意境、灵魂拷问、文化认同和个性追求等“文学深描”的多个维度上，形成“湖南作家创作图库”或“文学湘军精神谱系”。

“我做研究的动因更多的是为了‘挑战’：一份或明或暗的责任或‘自恃’，一种若有若无的担当或‘自赌’，一缕时隐时显的对自我才情的检验与‘自期’。”聂茂坦言，“这个书系隐含了我的文学企图：即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和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等创作样式的书写之外，在文学评论方面我是否也可以有一番作为？”他希望用各类体式、积极创新、不断“挑战”和体量庞大的超负荷“驾驭”来让自己的内心暴露得更为完整。在聂茂的眼中，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带着热气，充满泥味，像稻穗上的露珠，闪烁着琥珀的光芒。

聂茂承认，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。“农民总是有些贪心。种了水稻，还要种小麦，种了小麦，还要种黄豆。说到底，这种贪心源于靠天吃饭的农民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。父亲曾经告诉我，给他一把锄头，他就能活下去。而我告诉父亲，给我一支笔，我不仅能够活下去，而且活得比您好。父亲听了，难得地笑了。”

持续不断的写作向聂茂提供了对于人生的丰富、深邃、充盈、真实的一切。聂茂知道，他只有深入这一切，才能触摸真正的人生，探究命运的真谛，找到“现在的我”。

“写作的人是有信仰的。于我而言：阳光有多灿烂，生命就有多灿烂；内心有多愉悦，生命就有多愉悦；境界有多辽阔，生命就有多辽阔。”聂茂看着我们说：“这就是我的信仰。”

笔颂时代

“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，她不辜负任何一个日夜兼程的前行者。”聂茂说。

在中南大学工作18年，聂茂指导毕业的研究生达50多名，本科生更多。目前他带了13名博士和12名硕士，光指导学生论文写作这一项工作就十分繁重。他没有抱怨，用船山精神激励自己。

聂茂与王夫之是同乡。2012年，由中宣部主抓、中国作家协会具体承接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《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》开始实施，聂茂申报的《王夫之传》顺利入选。然而，当他准备创作时，感觉困难重重。

王夫之出生于公元1619年，即万历47年；卒于1692年，即康熙31年。他的生活轨迹很简单，核心生活区域就在老家衡阳一带，包括南岳衡山，以及山上的续梦庵、湘西草堂等。有关他活着时候的历史资料十分稀少，有关他师友亲朋的历史资料更少，这是创作的最大困难。

全书跨越明末清初上百年历史，书中的人物事件及其联系十分复杂，整理、消化、考证和萃取资料成了聂茂的头等大事。这项工作，几乎就像在一条河里捞出一颗颗闪光的细小的沙粒。整个书写，像是在荒野里的埋头耕耘，考验的不仅是写作能力，还有耐心、细心和意志力。只有捞出这些“闪光的沙粒”，才是找到了写作的原始素材。这样的创作，既是朝圣之旅，也是历史对话。期间困难重重，几欲放弃。王夫之的家国情怀、不屈的精神和高贵的人格感染了他、激励着他。其中有两个地方，特别令他感动。

其一，王夫之的好友夏汝弼说：“其实‘报国’不难，亦非日日张口‘报国’，更非得侍奉君王或奔赴疆场杀敌立功才算‘报国’。吾从不认为，世上有一既成之路，曰‘报国路’！吾辈在路上，在途中，时刻为君想为国想为民想，此番所为，即为‘报国’！虽此路之尽头在何方尚不清楚，这正是吾辈寻之理由！虽此路十分艰辛凶险，亦正是吾辈依内心驱使努力前行之动力所在！”王夫之认为这个看起来瘦弱、有着忧郁气质的书生是有信仰的人，因为两人都坚信：“有心报国，处处可为！”

其二，王夫之心里一直装着两个中国：一个是王朝中国，一个是文化中国。王朝中国可以亡，但天下不会亡，因为文化中国一直在那里，不会因皇权的浮沉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。这个文化中国的血液与魂魄就是“文脉”。王夫之决心把王朝中国里的所经、所历、所思、所想进行深刻而全面的爬梳、检视、反省和总结，给文化中国注入新的血液和魂魄。

2016年，作家出版社推出《天地行人：王夫之传》，该书起印3万册。传记出版后引起社会较大反响。聂茂申报“湖湘历史文化名人长篇小说创作项目”并获立项。经过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耕耘，一百多万字、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《王船山》终于完成。这部小说主要展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突出王夫之“上马杀敌，下马读书”的英雄情结；二是着力塑造其“辨忠奸，明是非，知去就”的刚毅个性；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；四是彰显“书生报国，信仰至上”的理想情怀。

聂茂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并驾齐驱。不久前，聂茂收到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 Peter Lang 寄来《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》的英文精装版图书样书。而不久前，他的长诗《英雄之歌》获得2022年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立项，将被译成蒙古文在国外出版。

“大国崛起对个人‘小我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没有中国的崛起，没有文化自信下跨文化交流的有力推动，我的学术著作或文学作品很难在国内外主流出版机构出版。”聂茂不无感慨道，“乡村振兴是中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年，我的故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每年都要回去，去触摸、感受和发现，我希望用自己的笔为这个伟大时代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”